

白
沙
子



白沙子卷之三

簡

與陳進士時周

時周水菽之養自垂髫迄今三十年韓退之稱
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盖有之矣時
周別去益思時周平生履歷之難大畧與老朽
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有鍊金
孝子也頃歲有荅林府主壽老母生日詩云有

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焉敢卻揣分故難
任錦段拈香拜仙醅洗盞斟獨慙非節孝未了
百年心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
抑聞之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
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
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與袁進士書

足下去青山登黃甲一旦取貴官如反掌人皆
華足下而不知足下之不樂乎內足下之心形

於書尺足下之辭甚直誦之揆之凡足下之事
無是非可否得失足下一一具言之足下過於
時人或錚錚自許其不欺反出足下下雖然足
遠矣下慷慨自任不能吞炭爲啞以取容於時則將
大聲長鳴於伏馬間乎此非僕所敢聞也緝熙
坐青湖山三年矣德孚旦夕過我其問足下也
告之

復林府尊

順德令來辱書承以送東山先生序文屬之僕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
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僕所目擊序奚宜辭顧
僕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
不敢不告也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
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
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矣苟不自量勇於承命
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必欲其
美僕之辱愛於執事不可謂不厚獨於此厚未
之察耳伏惟執事終始此愛不強其所不能牽

甚牽甚有李某者嘉魚人近自其鄉來白沙其人東山先生知之其爲文有氣采僕讓之慷慨特達樂聞人之善而樂道之僕謂執事尙可以此文托之乎然否惟命

與黃太守

聖天子即日命下拜端守黃公叅政病夫某聞之喜連日病夫與公舊故能知公剛方有力能集事使得高位以行其志以有聞于後病夫之心公之心也能勿慶乎謹具羊酒菲儀帕一方

白雲卷三
三
綃一疋以表下忱伏希鑑納

與張太守克脩

邇者修建祠宇墓亭各已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知感知感竊聞治郡以嚴令下而人爭趨之無敢後者向去買木人不知所裁木被雨漂流者民之負約者一切宜置之而以聞於左右夫利乃衆人所趨義則君子所獨萬一以我故干累於民非細事也告乞已之千萬之懇自茲以往更不發人買木亦乞明示該縣將來切囑

切囑制中不他及

與丘蘇州

辱書知起處甚慰僕以疾病跼伏海隅比於縉
紳往還中非平昔素知不敢輒上問多罪多罪
承喻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
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
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
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
周侯尋守廣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

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
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
蓋未知之也爲絕句一篇并前次韻錄去以發
千里一笑

又

自閣下領郡去京師與僕不相見者五年矣閣
下宦業益進僕沾疾來凡百事不如昨今羸然
一裛氓矣常常思慕閣下然但意其在黃耳不
知其去而爲蘇也比者獲手教承先府君棄世

已久閣下復守此大郡豈無悲忻終闌吊賀不
罪不罪閣下秉好德之常性有成物之美意辭
氣所發藹然盛大如閣下之心達之天下有餘
也奚論一郡僕於是不能不一賀非賀閣下也
賀蘇之人得賢守使鰥寡孤獨者得其所也雖
然閣下不以行道自任而以養親爲辭僕於此
盖又不能無疑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出入
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之安危民之
休戚無不繫也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言不可濡滯也僕聞之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爲不畔乎道不愆乎義則其爲孝也大矣祿之失得弗計也閣下以爲何如朱侯詩跋向何處批判牽飛示僕在京時居仁嘗通一札但未識面耳梁石克恭皆僕平生所深望便中聲意爲感

與鍾地曹

所卜新兆形勢甚具穴甚的竊料其中當有好土昨日所見止是膚淺處更宜深掘見之但不

及水泉儘深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不可拘泥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似有拘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葬隴宜淺之說恐其下實有好土而或爲浮面粗惡所隔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慎歟程子以土色光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凶捷法此

白雲三卷三
六
不易之論可以默會矣况此山來勢極是雄猛
必得融液之土方為全美亦不可草草也

與林春官

辱書久未謝今者寄到手札并手扇二握仰仰
來忱可勝愧感閣下以六品之秩居部官非祿
仕明矣要能脫外榮樹立功名天下共責望况
於僕者哉僕非不願為此顧無閣下之才與閣
下之位矧今髮日就種老逐病來病與懶遭於
世間凡百事脫落盡故於左右期之耳承諸公

起居甚慰周先生爲廣德得人心稍稍前此丘
蘇州書來亦謂如此可賀可賀往者京師與廣
德步月閑談異日或出或處必相料理今日閱
此紙罷因記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不覺呵呵
遂成拙詩梁石終爲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
詩中往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囚給事易爲
清靜退山人真脫網羅愁如何皂蓋不歸去應
爲蒼生未肯休以爲使廣德及克恭輩見之當
發一笑故併錄奉左右倘達之諸公亦足當一

簡也

與吳惠州繹思

僕腐儒也生嶺左四十又七年矣乃無以自見
於天下頃因一二輩流妄加推讓於有所不爲
之中置賤姓名焉執事從而齒錄之乃不自矜
重具酒與幣勤一介於千里賜之手札而問焉
僕何足以當此慚慚悚悚然僕之所以不辭於
執事非昧於自度辱執事使也徒欲以廣執事
之心使天下稱執事者以執事爲有禮且曰執

事於不賢而譽且禮之況其所謂賢者乎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郡大封也太守大官也當風化未還之日獄訟日繁牽而主者不敢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執事光明磊落優游而敦大規模氣象迥異常流使勤於聽訟矣而又不遺其本焉此僕所以乘風而知慕覽幣而弗辭其心蓋又有激於此也若夫君子進爲君退爲親進退可否之機執事研之熟矣僕何敢仰疑